

建筑赞歌

鲁庆

季节里的农民工

最后一场春雪尚未消融，寒意正浓。村前塘边的老槐树萧条的身子，在冷风中飘摇。作别田间勤耕的老牛和犁耙，与左邻右舍结伴，踏上南下北上的绿皮火车——他们出发了，去往那不曾熟悉，却又收藏着梦想的远方。

繁忙喧嚣的工地，如同火热的天气。工棚的蒸笼里，工友们挤卧一起，谈天说地。就象工地上那些相互支撑的脚手架，支撑着属于每个人的理想和生活及勤劳的许多理由，每天，他们和太阳一同升起，和月亮一起歇息。他们，为了弹奏城市最美的乐音，用青春的汗水一遍遍擦洗时代的琴弦。

稻风谷浪，在春风夏雨的滋润下，渐渐成熟；高楼大厦，在心血的浸泡中，不断升起；在焊枪喷焰、吊车旋转的工地上，一堵堵红砖高墙，如农民工手中七彩的调色盘，他们总想调出更好的颜色更美的画卷；一张张横平竖直的钢筋网，就是农民工为那高楼矗立时佩戴的武装；一斗斗不断吊起待浇灌的混凝土，和着农民工的血汗固化了城市最为坚硬的骨骼。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意义诠释桥梁的意义。

冬天的第一场雪，就这样伴着梅花的香气飘起来。远离家乡的他们和她们，也就油然生起了浓浓的思乡之情，像雪花一样肆无忌惮地在每一个可能到达的角落飘着，洒着——

想起家中年老的父亲母亲，想起他们灶台的柴火，是否依然旺盛？蹒跚学步的孩儿，是否满眼充满着对爆米花和巧克力的期盼？

一遍遍拉响的汽笛声，已把归家的心再次缠绕，揪紧。他们，只有遥遥璀璨的星空，把家乡的星星一遍遍寻找。一颗，两颗……

黄沙

常常，我怀着万千柔情，就那样悠闲地躺在铺满卵石的河滩，仰望天空的蓝。我会想起关于嫦娥的古老神话传说，以及后羿射日的勇猛和织女爱情的缠绵。

常常，我不知不觉的醉在那一片辽阔里。河水，从我身上温柔地流过，流过……流经我的胸前和体内，过滤了我多年沉积的尘世陋习。还世界以新的我，干净的我，透明的我，水一样柔软的我。

于是，我带着一路的欢笑，吟唱着唐诗宋词，慢慢流淌，流向唯一扰梦的远方……

有时，我就是那粒无足轻重的沙。在组成城市高楼大厦的万千细胞中，我以细骨料卑微的身份，填充进石子粗骨料的缝隙之中，消解又填补石与石之间的隔阂和不足，再经过更细的水泥和水的水解放热、阵痛固化，形成了坚如钢体的骨架，支撑起历史、现在和未来的城市繁华。

我愿意就是这样微不足道的细微的一粒沙子，和一群沙子结伴。组合，重整，堆就成了千年的城，堆起人类的高度。让生活从此有一份不可或缺的诗意——

这世界需要鸟语花香，绿叶相伴的美好与安宁。

强夯

几十吨的重锤，被巨大的手高高举起，悬挂于温暖的风和漂浮的云中。某一次挥手和抬臂间，重锤狠狠地砸向苍茫大

地。一声轰响，尘土飞扬，烟一样弥漫开来。那些虚假的事物注定经不住验证，在逃离中破碎。

重锤之下，松散的土体也变得硬实起来。松开的手，又一次牢牢地握紧；向背的身影，又一次和谐地重叠。用心的温度，彼此温暖。从此，再也没有距离。

重锤之下，那些阴暗的离隙和龌龊的背弃，在瞬间破碎成粉末的原形。过街的老鼠如何也逃不过百姓的眼睛。

高过头顶的重锤，在我仰望的目光里，灿烂耀眼。重锤蓄积着阳光的能量，静静地等待被召唤；时刻准备着奋不顾身地扑向那充满着硝烟的阵地。冲在战场的最前方，永远是重锤不变的决定和坚守的品质。夯实祖国的根基，是永远不变的誓言；砸碎罪恶的毒瘤，是永不更改的决心。强夯。

红砖

源自古老的泥土和水的融合。经过岁月的风干和火窑烧烤的技艺，胚胎渐趋成熟。

红面红心，里外始终如一，千年不变；方方正正，棱角分明，是谁倔强的品格？

那么的与众不同。

平凡的身躯，在工匠熟练的手中翻来覆去。用砂浆铺垫，一层层，由平凡的个体集结成一面面伟大的整体，描绘着城市的华丽。

可以低调着进千村，去万户，为他们幸福的小窝小巢贡献小小的自己。也可以高傲地穿梭于历史的长河，在沧海桑田里堆砌高楼大厦。让每个有梦想的人的梦想都充满色彩，达到庸碌的人无法达到的高度。

也可以在玫瑰花园中砌一堵永不倒塌的墙。墙内种满三月的桃花和七月的相守。

也可以在曲径通幽处，铺就朴实的小路。将路过的人送往宁静的远方，或迎接知返的脚步。

秋天的粮仓中选择用抱团的身体把丰收看护；冬天灶台间，执意蜷曲着身躯，用灵魂传递温暖，揣一颗烤红的去见证别人风花雪月的故事。

所有的伟大，都是从平凡开始。所有的飞翔，都离不开脚下的路。城市的繁华，自然也不可掩埋红砖的功劳。

还有红砖一样平凡而伟大的人！

安全帽

那些红色的白色的，蓝色的和黄色的，都是生活的颜色，象流动的音符。每天都在火热的工地上跳跃，交响出施工现场最华丽的乐章。

安全帽，不是为了遮风避雨，也不是为驱寒保暖。而是为了保护你，为了让你的家永久地欢歌笑语，永远的和谐安祥！

和工地上的安全带安全网一样，具有生命的意义，成为了沸腾工地的爱心三宝。从个体呵护到团体保障，从密闭空间的坚守到敞怀空中的栏杆防护，才有了我们的血液自由流淌，身体不易受伤；才有了生命在四季里安心地轮回；才有了梦想在努力中的完整。

安全帽，不仅仅是一顶简单的帽子。它注满了朋友的牵挂和亲人的爱；它丈量着生命的长度，主宰着生命的宽度。

在每一个有可能的危险里，我们都必须戴好适合自己的安全帽。这样，才可以带着爱和被爱，在赶往远方的路上潇洒前行。



青山的面纱 许萍 摄

雪落乡村

黄骏骑

凛冽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，向晚，暮色越来越重了。忙碌了一年的乡亲难得清闲，备足了老牛过冬的稻草，早早将牛关进暖暖的牛栏里。黄牛闭着眼，悠闲地嚼着干草。母亲把大门、耳门紧闭，将肆虐的北风关在屋外，然后用手扒拉着火炉，擦擦眼，望着灰暗的天空说：“快要落雪了！”

吃过晚饭，母亲趁我们不在意，用湿手巾擦除火炉上的灰尘，塞进被子里“烘床”，待我和弟弟钻进暖烘烘的被窝里，她站在床边，弯腰掖好被角，催我们闭上眼睛快快睡觉，而我们总是心里痒痒的，睡不着，侧着耳朵倾听下雪的声音。母亲喃喃自语：“要是天上下的是小麦粉就好了，你们就有吃不完的白粩。”

果不出所料，雪说落就落了，先是窸窸窣窣的雨夹雪，然后是雪花敲在用旧报纸糊过的窗棂上，铮铮作响。

模糊的天光下，母亲早早起了床，洗刷了锅台，炆熟了猪食，烧开了茶水，然后喊我们快起来看雪。假在被窝里，望见屋外一片灿烂的晴光，以为太阳出来了，起来一看，是强烈的雪光刺着我的眼睛。推开大门，外面已经是童话世界了。雪花似玉蝶，还在纷纷扬扬地飘舞，汇聚成巨大的流动的银幕。门前的池塘完全冻了，像一面透明的镜子被人遗忘在那里，稍远处的小河也封冻了，听不到一丝水的声响。山因为雪而有了柔和的弧度，村庄因为雪而洁净、安祥，人因为雪更显精神。

农人实在舍不得破坏雪的美景，只是小心翼翼地在院子里扫出几条通往大门、茅房、牛栏猪圈的路，然后把大门外的路和其他人扫的路连起来。路是村里人用扫把画在雪地上的作品，是“雪的版画”。

我不知道“程门立雪”“囊萤映雪”的故事，只知道打雪仗、滚雪球，甚至打滚，厚厚的雪是不会弄脏衣服的。我一个人堆雪人，堆呀堆，有腿了，有头了。该给我的雪人戴顶什么帽子呢？雪人堆好了，成了我的朋友，比画上的更真，比其它玩具更纯，非常温顺而又憨态可掬，简直就是个天使。和伙伴们在白茫茫的雪地上撒欢赛跑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发出“咔嚓、咔嚓”的声音——那是雪天特有的一种声音，被空气送进耳鼓，感觉是从地底传来的。谁要是跑到最后，少不了被惩罚，由孩子王捧起一把雪，塞进后脖子里，那感觉刺激极了。还可以在塘边“打漂漂”，薄薄的瓦片在冰上一溜几丈远，谁投掷得远，谁就是优胜者。胆大的，还在塘面上滑冰。

午后，太阳从云缝里钻出来，满世界亮亮的晃眼，阳光一晒，阳面的积雪开始融化，我的雪人一下子瘦小了许多，脸上不再丰满，还好像流了许多泪水。地上蒸腾的水汽，与农家淡青色的炊烟混在一起，村庄隐进了雾里。风一吹，家家屋檐下，垂下长长的冰锥，树上结了松针样的冰挂，浑身珠光宝气，置身其中，如处琼楼玉阁。孩子们呵着像小胡萝卜头的小手，鼻涕拖得老长，捡根树枝敲打冰棱，有滋有味地吮吮，似大热天吃冰棒。

母亲总忘不了装上一罐子雪，用它腌鸭蛋，味道鲜美，且多凉性。我们不懂瑞雪兆丰年的意义，只看到母亲将房前屋后堆积的雪，铲到路边菜园的地里，堆成一床厚厚的雪被。她懂得在融雪天把雪当被的意义，向萝卜、白菜、菠菜等一点点注释、分解。雪对于菜蔬来说，简直就是乳汁啊！